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八

咸有一德

集傳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孔氏穎達曰經云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其臣也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此篇葢伊尹丁寧告戒終致其拳拳愛君之意而作也而其簡冊所編

次則與伊訓太甲三篇相連屬不可以無別也故別爲篇名曰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集傳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集說孔氏穎達曰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集傳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人君之德常與不常是天命之所自出也夏商周皆是用禹貢疆理之法分天下以爲九域夏之九州即禹貢所載是也商之九州先儒以爲即文觀之即成周之九州職方氏之所載者

也○眞氏德秀曰天難諶者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命靡常者有德則歸於我無德則去之人無定在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集傳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

主享當也孔氏穎達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爲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鍾氏天才曰先知先覺不邇不殖各有不雜之德也樂道終身聖敬日躋各有不息之德也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建丑正也朱子曰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

集説張氏九成曰君爲神民之主詩曰百神爾主矣言神主則民主可知多方曰天惟時求民主言民主則神主可知○朱子語類問咸有一德竊謂一者是純一而不雜德至於純一而不雜所謂至德也蓋歸於至當無二之地無纖毫私意人欲間雜之猶易之恒中庸之誠也説者多以咸有一德爲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曰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

者常一之謂○陳氏雅言曰純一之德者即天之德也惟與天合德故能上當天心明命而能受之九有而能有之則嗣王今日之有天下亦當純一其德以克享於天然後可以承祖宗之基業膺上天之付託慰生民之屬望故以成湯一德之效爲之告而必言尹躬曁湯咸有一德者亦猶太甲上篇言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而繼之以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之意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集傳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言之

集說林氏之奇曰既曰常德又曰一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推遷萬物之生育所以悠久而不變者惟其一而常常而一故也○陳氏雅言曰一德者天人合應之機也商之君臣惟同有一德故自然爲天所佑爲民所歸是則天雖非私於商而不能不私於商之一德也商雖非求於民而民求歸於一德也一德之效固如是其大乎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集傳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

災祥在德故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自其降於天者而言之則爲災祥自其受於人者而言之則爲吉凶其實一也○張氏九成曰天理無往而不吉人欲無往而不凶以其體即凶也○呂氏祖謙曰一則動皆合理故無不吉二三則動皆背理故凶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集傳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朱子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

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眞氏德秀曰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敬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或作或輟之事德何日而新乎○陳氏櫟曰太甲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然終或間斷則非日新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自儆如此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仲虺告湯亦如此尹以湯之日新望太甲必以湯之一德勉太甲故時乃日新必先之以終始惟一焉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集傳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孔氏

穎達曰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王氏樵曰如晏子所謂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其可以去其否之類一者終始如一王氏樵曰立政所謂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者也所以任君子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尹欲堯舜其君則爲上爲德可知欲堯舜其民則爲下爲民可知○朱子語類問

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材多是爲下爲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爲上爲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材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爲上爲下須是爲德爲民必和必一爲此事也○問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諸家說不同不知此四爲字當作如何音曰爲字並去聲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伊尹告太甲卻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分明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傅說告高宗語意卻深緣高宗賢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傅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尹告太甲前三篇許多說話都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論其難其慎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真氏德秀曰爲云者意有所主之名言人臣之心爲上則爲君成德爲下則爲君牧民意之所主惟此二者

二者之外不雜他念然後爲一德之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集傳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

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集說朱子語類問德無常師四句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横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善亦且是大段說或在此爲善或在彼爲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故横渠言原則若善之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

雖訓合字卻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為尤精○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德無常師四句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為之師○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問橫渠之言如何曰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

永底烝民之生

集傳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姚氏舜牧曰君之出身加民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所以聞之者咸頌王言之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姚氏舜牧曰萬姓洞然見我心此方驗君德之一處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孫氏覺曰或言天祿或言先王之祿蓋天與之而先王受之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民始聞號令既贊其言之大及行之久而不變又贊其心之一使左右皆曰大哉

一哉未足貴也使諸大夫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惟萬姓皆曰大皆曰一然後信乎大且一耳○眞氏德秀曰不言德之一而言心之一者推原其所自出也心不一而欲其言之大雖致飾於號令之末未見其能大也○陳氏大猷曰咸曰見頌之無朋又曰見頌之無已人心感孚若有使之者此一德之驗綏祿底民此一德之效○王氏肯堂曰言發於一德之後則包涵盡天下之理淵微合百慮之同言之大心之發也心純於一德之餘則妙百為而不二主萬化而有常心之一言之所以大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集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孔氏穎達曰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此篇

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爲三昭三穆耳

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陳氏師凱曰或問云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又云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别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至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别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

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

林氏之竒曰萬夫之長者猶所謂萬姓萬民亦謂天子也

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

於後世服予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集說王氏安石曰於廟言德者不德則墜厥宗於長言政者政荒則民散○蘇氏軾曰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集傳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孔氏安國曰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　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

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閒葢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茍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葢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爲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閒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

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集說王氏樵曰人君苟有自廣狹人之心則豈能主善爲師乎惟主善爲師之量則必使匹夫匹婦無不獲自盡而始無一善之遺然帝王豈能人人而延見之日日而咨訪之只是吾之聰明不蔽樂善無倦則凡政事所接無非延納之地民情所達皆吾感觸之機爾聖人以已不能盡匹夫匹婦之善爲懼而後以匹夫匹婦不被已之澤爲恥譬之天能包羅萬物而後萬物咸被其澤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叙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内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更至差貳是之謂一德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爲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之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爲戒○金氏履祥曰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爲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桀之亡商之興證之又以一與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工夫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于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

盤庚上

集傳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

集說朱子語類問商書又郤較分明曰盤庚依舊難曉曰不知怎生地盤庚要恁地遷那

都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歷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世都耿矣亳殷亳之殷地殷者亳之別名在河南耿在河北○王氏樵曰王氏因上篇有敎民由在位之語中篇有話民之弗率有衆咸造之語下篇有歷告爾百姓于朕志邦伯師長百執事之語百姓蔡氏謂爲畿內民庶而百官族姓亦在其中也故大略如此分之其實上篇首三節亦本告民次乃提臣而專告之雖曰告臣亦本對民而告之使同聽也故蔡氏曰衆者臣民咸在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集傳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集說黄氏度曰民不趨令適新邑之居人皆重遷若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勿恤可也然古人終不肯違衆而獨舉以智力求濟必使盡知其爲不可不遷而聽命焉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卜稽曰其如台

集傳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古者將遷國必以卜定之如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衛文楚邱之遷亦云降觀于桑卜云其吉是也○申氏時行曰不能胥匡以生是人事固當遷而稽之於卜是天命又必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集傳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
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
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絶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
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
河亶甲篇逸不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
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

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地理今釋五邦亳囂相耿殷也亳見湯誥囂史記作隞竝音敖字水經注云敖山上有城即殷仲丁之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敖山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相亦名故殷城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今屬直隸大名府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築都之是也耿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南隋置耿州于此以祖乙遷耿為名史記索隱云祖乙遷于邢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蔡傳以祖乙兩遷分耿邢為二非也殷即西亳亦詳見湯誥

集說薛氏肇明曰不遷故罔知天之斷命則遷乃天欲永我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

欲紹復先王之業也

若顛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集傳顛仆也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魏氏了翁曰左傳注木再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韻書櫱本作巘今作枿槁木之餘也馬氏云顛木而肄生曰枿顛木譬耿由櫱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集說 陳氏大猷曰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於篇首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集傳斆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昡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

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潟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絶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集說 陳氏大猷曰法度如朝市室廬之營建道路頃宿之部分去舊即新之區畫之類遵故事則人

情不駭達微辭則人情不壅此遷都之大綱史特先舉之○金氏履祥曰民之不欲遷者皆在位者訹之其欲遷者又在位者蔽之教民必由乃在位正其源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防其蔽也常舊之服盖先王遷都故事正其法度者今日遷都規模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集傳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盖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王氏安石曰無傲戒之以無違王命無從康戒之以無即安其故處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

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敎民由在位故也

集說陳氏經曰違王命而不肯從懷苟安而不爲後日慮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而戒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集傳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

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

爾在内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

譊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説王氏安石曰不

夷之謂險不衷之謂膚○王氏樵曰言不出於中正爲險無深謀遠慮爲膚我不曉汝所

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

老成人也葢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

求舊一章可見

集説孔氏穎達曰此篇所言先王皆謂成湯以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此既言先

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陳氏櫟曰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化如此下文責今世家不能然也○俞氏皞曰大家勢重望尊民之耳目所屬尊以罔逸之言固能使之丕變藁以險膚之言亦能使之起信○姚氏舜牧曰凡一遇播告即將朝廷德意傳宣於下使四海曉然見君上之心這是不匿厥指如中間民未遍曉又委曲告以利害之故並不出一浮言眩惑衆聽這是罔有逸言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集傳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

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孔氏穎達曰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集說胡氏士行曰言予非欲棄德而用刑者也而汝含吾德而不我畏是吾拙謀致汝之逸也訓責之辭云爾○陳氏櫟曰含德掩晦遮蔽意與不匿厥指正相反不惕一人即傲上也成乃安逸即從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集傳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

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集說申氏時行曰上二句是喻以從遷之義所以責其聽命而無傲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遷之利所以誘其趨事而無從康也葢君者臣之綱君令臣共而綱紀秩然其有敘猶在綱而有條不紊也勞者逸之本先難後獲而乃家自爲之永建猶農之服田力穡而有秋也○鍾氏天才曰當時羣臣不肯從遷者不過任一已之私而不知事君之大義故以義責之貪一時之安而不知後日之遠利故以利動之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集傳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

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予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集說林氏之竒曰彼其所以媒利自營者徒以爲婚姻僚友之計而不能爲民深謀遠慮茍能黜其私心施實德于民則民受其賜而汝之婚友亦皆受其賜矣○黜私心以施實德欲其以德愛人不出于姑息也○夏氏僎曰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世有積德及人也○陳氏大猷曰不遷

則徇人情而患在後雖若愛民實害民也遷則若拂人情而利在後雖若勞民實福民也在位以使民不遷爲有德於民故戒之如此此章總告以利下二章分告以害

乃不畏戎毒於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集傳戎大昬强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强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集說孔氏穎達曰惰農對上服田力穡而反言之○林氏之奇曰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辨論相顧成

文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文雖渙散而意實相貫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佶屈聱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於人情則近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集傳吉好也先惡謂惡之先也林氏之奇曰不尊民以遷而先不樂遷是謂先惡奉承恫痛陳氏大猷曰不急去之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菑之意相視也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潘氏士遴曰視爾有觀火之明故制爾有滅火之勢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集說 林氏之奇曰詩辭之輯矣辭之懌矣辭輯則所謂和言也辭懌則所謂吉言也○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盤庚之羣臣反是故責之謂汝苟心知遷都之未為利又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搖動浮言○張氏九成曰毒曰自生禍敗姦宄曰自災言非自外來皆汝自取之罪也○時氏瀾曰觀奉其恫悔何及之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集傳 遲任古之賢人 林氏之奇曰遲任鄭氏曰古之賢史案論語周任有言曰馬總以謂周之良史蓋古之史必賢而有文者為之故多立言以為法於世以遲任為賢史料必有據而云耳

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

今案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集說 張氏九成曰器惟新者但以證人求舊爾故下文繼以乃祖父非以器喻新邑也○王氏樵曰引此結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之意○申氏時行曰曰器非求舊者只是言用器之道不可施之於用人以見舊人之當任耳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集傳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予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予

集説孔氏安國曰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孔氏穎達曰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古者天子録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此殷時已然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陳氏經曰此見盤庚賞罰並用既不敢用非理之罰又不敢用非德之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陳氏櫟曰此以羣臣世有勲勞當與國同休戚者感動之乃申言前圖任舊人之意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集傳難言謀遷徙之難也盖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

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從然我志決遷若財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集說蘇氏軾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黃氏度曰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爲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力以聽命作猷言遷都有道於此作興之也○胡氏士行曰老成則知久安之計而欲遷孤幼則受水之害而欲遷即小人之攸箴者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集傳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疏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集說張氏九成曰不從遷者罪也從遷者善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

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集傳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呂氏祖謙曰當時所告惟在庭之人故使之轉相告語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集說孫氏覺曰恭爾事則無傲上齊乃位則無從康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所深戒也○時氏瀾曰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遂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

盤庚中

集說金氏履祥曰中篇之誥喻民爲詳蓋遷徙之際民亦勞止或有再動于浮言者○馬

氏明衡曰此篇只反覆懇惻至云崇降罪疾乃祖乃父乃斷棄汝皆是即其平日之所嚴事而畏信者以開悟之非即以刑罰加之也惟亂政具乃貝玉之臣則必欲加之以刑而亦出其乃祖乃父之意非一人之私也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集傳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孔氏安國曰大告用誠於衆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

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秦風無衣之詩曰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作與行字蓋是一義是將行而渡河耳非有他義也〇傳曰未言而信信在言前誕告用亶然後登進厥民而告之可謂信在言前矣〇呂氏祖謙曰已離舊邦未至新邑則王庭蓋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其民於前而告之〇申氏時行曰誕告用亶包一篇而言白亶者惟誠可以動物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集傳 荒廢也

集說 王氏肯堂曰明聽者勉之於方受之時無荒失者戒之於既受之後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集傳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慼民亦憂其憂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諸說皆以浮爲行竊謂蘇氏爲勝其說與上下文相貫古人謂名勝實爲名浮於

實而又有天人相勝之説天之降災於人宜其國遂至于危敗禍亂而不可救而先后能與其民同心協力擇利而遷是以安存而無虞是修其人事而能勝其天時者矣○金氏履祥曰首明先王君民相體一篇大意○鍾氏天才曰上下協和既足以挽回乎天心而備禦有道又足以潛消乎天變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集傳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　孔氏穎達曰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

之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集說姚氏舜牧曰遷國原是極難的事然到時勢之窮但將利害二字分勘明白必從其利必去其害要歸於康民而已易曰利用爲依遷國又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正此視民利用遷惟喜康共之說也○來氏宗道曰先王遷徙與作因民所利此民之所共聞者以所聞先王者而念我則知我今日圖遷之意矣民利者舍陷溺之危而趨生全之地也承汝承字與惟民之承同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集傳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袁氏黃曰

從民一時之欲者其從小從民永建之利者其從大故曰丕從

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集說 劉氏克莊曰思患豫防君之遠慮安土懷居民之淺見亳邑之遷臨以君令孰敢不從而盤庚

不然曰天時曰大虐謂天時當遷非人所能為也曰古我前后曰古后之聞謂先王常遷非自我作古也曰先王不懷雖先王不思此土矣曰視民利用遷曰惟喜康共蓋欲利汝非以害汝欲汝安且樂非欲汝勞且怨也曰惟民之承曰承汝曰惟汝故曰丕從厥志皆屈已以順民非彊民以從已也古者行利民之政尚恐人情之疑信必耳提面命使之洞曉此盤庚所以為賢王也歟○金氏履祥曰此二節言君之體民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

昬瘳

集傳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慼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杜氏偉曰朕心攸困言憂民不安居而至於困鬱也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為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姚氏舜牧曰有忱不加欽念便是爾忱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

或稽察焉王氏樵曰稽者所謂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也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集說申氏時行曰安定厥邦申安民生從民志言盖民生安國與之俱安民志定國與之俱定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集傳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

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予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集說金氏履祥曰此二節言民不體君祇以自悞○王氏綱振曰利者民所欲安者民所懐然所欲有甚於此者生命也故以何生續命大利害大安危動之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集傳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黄氏度曰不服常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集說王氏肯堂曰是非無兩在利害無兩從心有定主則不迷於正直之塗身有定歸則不蹈於邪僻之地不然身心非所自有顛倒迷惑趨於禍患如起穢以自臭豈他人能敗之哉蓋不一則無中正之見而人得倚之迂之倚者使汝害不能避利不能趨而失其持身之則迂者使汝以利爲害以害爲利而失其制心之宜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集傳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林氏之奇曰是亦將修人事以勝天之降災也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集說林氏之奇曰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其命靡常聖人治天下能轉禍而爲福去凶而爲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集傳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集說金氏履祥曰此三節言我之體民亦體先王之意○申氏時行曰言保后胥慼竭力從遷我后

之勞爾先人亦甚矣予念之不忘故大能養爾者惟以爾爲先民子孫念先民以及于爾所以不忘爲汝謀也汝又何以不從予盖盤庚之意以已如先王而欲民之如其祖父民縱不能體君之心亦當知率祖攸行也

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集傳陳久崇大也耽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於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盖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集說馬氏森曰當遷之義質諸鬼神而無疑不遷之罪質諸鬼神而無宥其嚴之者至矣政即遷都

之政失于政一節言君不遷則君有罪而先王不宥之以見今日不得不遷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集傳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

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黄氏度曰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

集説金氏履祥曰此節言民不體君之罪○劉氏應秋曰猷即遷徙之謀同心即康共之心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集傳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

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集說金氏履祥曰此節言君民相體之義以申明民不體君之罪○鍾氏天才曰民不從遷不惟得罪於先王而且得罪於其祖父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集傳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務富貝玉者孔氏穎達

曰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是行用之貨也貝玉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言之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案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

具貝玉爲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
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
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
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
耳○朱子語類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羣臣之
祖父若眞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日
用之間者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
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眞
有一物耶曰鬼神之理聖人盖難言之謂眞有一物
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
闕之可也○時氏瀾曰根本之病非發其根本之良

心何以能治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顧戀財寶之念輕矣○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大意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集傳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孔氏安國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孔氏穎達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　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

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絶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陳氏師凱曰無過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從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横議之所動揺也

集說王氏樵曰前曰一此曰中民心皆有一民心皆有中聖賢理會利害處即義理故隨事而有不偏之凖不二之則

附録孔氏穎達曰鄭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集傳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孔氏穎達曰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孔氏穎達曰五刑截鼻爲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孔氏穎達曰易種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于此新邑也遷從道路間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

集說黄氏度曰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况嘗有異論動揺或恐姦邪乘閒而作必當周防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集傳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懐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爲子孫無窮之業也

集說劉氏克莊曰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爲臣民建家非止爲

國定都也○陳氏櫟曰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盤庚下

集說林氏之竒曰此篇盤庚既遷猶恐民情未盡喻其意故復爲之反覆告諭申前篇之義推其赤心以與斯民同其勞逸共其好惡未嘗致疑於其間葢其愛民惻怛之意充實於中而優游寛大之語發見於外皆其心之所誠然者也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集傳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

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集說王氏炎曰定居謂君有寢廟臣有邑宅民有廛里○王氏樵曰居者官府民廛井邑之居位者君卿大夫士民上下之位既奠其居乃各正其分首呼集慰勞而安之○孫氏繼有曰新都草昧之初名分不可以不正間關遷徙之後衆情不可以不綏正者正其體統無使紊亂之謂綏者慰其勞苦無使猜疑之謂有衆兼臣民而言此篇多綏衆之辭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集傳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

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集說 林氏之奇曰中篇曰予迓續乃命于天既遷而告之曰懋建大命言我雖能續汝命于天汝心能無戲怠然後可以立汝之命也○吳氏澄曰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謂命雖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當時傲上從康習於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既遷則以爲足不復爲自勉自立之計故以此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集傳歷盡也百姓畿内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集說黃氏度曰遷事百姓容有不能盡知吾心者浮言胥動令悉無罪汝○吳氏澄曰敷心腹腎腸謂無一不布露也臣民雖既遷盤庚猶慮其强從上命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集傳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王氏樵曰湯以亳而興、王業王業之興是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臯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黃氏度曰

猶今言減少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孔氏安國曰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

集說金氏履祥曰此章謂亳殷之地高爽依山古我先王將恢大前人之烈是以建都于亳用降我凶德猶傳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民沈溺重墜之疾而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吳氏澄曰凶德謂民受水患適亳依山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其凶德又成美功於我邦謂湯由亳而興有天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集傳今朕爲河水圮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皆不明已本心○時氏瀾曰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遷猶可令既蕩析離居矣猶憚於遷何也瀕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忘之極者止也水所圮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尚不自覺姑欲苟安反謂我何爲震動萬民以遷民既出此言豈不自疑迷其所言無復他意使之釋然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集傳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時氏瀾曰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集說時氏瀾曰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我家亳邑湯之舊都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業蓋將復成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尚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申氏時行曰此言巳之遷都實天意所在正對上曷震句曰上帝者盤庚不敢以爲巳功而擬先王故歸之天也朕及篤敬即復祖德而治國家之事篤敬是審利害之實而謀其遷者忠誠體國之臣也恭承民命即迓續乃命之意言君臣一心致敬以承續民命使趨利避害舍危就安用長居于新邑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集傳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　樊光曰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

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林氏之奇曰成公六年左傳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盤庚能善用謀之意也○張氏九成曰盤庚非特不廢人謀卜者鬼謀亦不敢違之是人謀鬼謀皆以爲當遷○金氏履祥曰此章以上喻民○陳氏櫟曰此篇如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如弔由靈宏玆賁等語實難曉姑依前注觀之可也

附錄 蘇氏軾曰賁飾也大此郊廟朝市之飾○陳氏傅良曰各非敢違卜蓋曰吾與汝皆非私意名

惟卜是用以求其宏大藩飾之事爾

案宏賁皆大之義孔疏所引有賁其首者足相証矣然句中兩字皆大之意終不甚分曉或作賁卦之賁則在立國規模郊廟朝市之賁飾煥然一新上説宋儒蘇軾陳傅良主此似亦有理存之以備一解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集傳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孔氏穎達曰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也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集說林氏之奇曰邦伯者邦之諸侯師長者衆官之長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其屬也〇金氏履祥

曰此章以下喻臣○吳氏澄曰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諸臣當惻然憫痛愛護封殖之

案經言邦伯漢孔氏以爲二伯及州牧唐孔氏疏云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蘇氏林氏則云邦之諸侯黄氏度謂諸侯一國之長伯長也蔡傳不從二孔故但以諸侯言或以爲遷都不及畿外之諸侯而謂孔傳說是蔡以邦伯只指諸侯爲未必然禮不云乎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意此處傳專主内諸侯而言注疏所云伯牧正嫌其涉於畿外耳蓋二伯之分陜隱五年公羊云天子三公相也自陜以東周公主之陜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然則二伯亦未必在内也況二伯之設殷時未必有之若八州八伯各有其屬尤當在畿外也至注云州牧者或以爲當州之牧然唐孔氏明言九州之牧矣則是注疏語涉游移而蔡所云諸侯者專主内諸侯也此爲得之又考鄭康成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爲牧鄭之治聞亦

必有據此則所謂當州之長乎其說優於二孔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集傳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集說時氏瀾曰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即有不得其所者矣○陳氏經曰念敬我衆謂念之而不忘敬之而不忽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集傳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

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劉氏應秋曰敘以祿位言欽以禮貌言

集說王氏十朋曰尊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保居之事也既養之又安之則斯民之生生得矣○吳氏澄曰言我不任貪人有能敢於恭承民之生生俾貧富各保其居者則任之敬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集傳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

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集說馬氏森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斯二者一則我志之所若一則我志之所否今我既進告而無隱矣爾必於我所若者而勉之所否者而戒之罔有弗欽焉可也○湯氏顯祖曰前告朕志志在恭承民命此告朕志志在念敬我衆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集傳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王氏樵曰以民之生生爲功而自勉也

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

集說眞氏德秀曰康雖小善貪乃大惡此盤庚所以有貨寶之戒○劉氏克莊曰又拈起次篇貝玉之言以勵之曰不肩好貨曰無總貨寶可謂反覆告戒之至矣○陳氏櫟曰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申不肩好貨之戒敬我之所若而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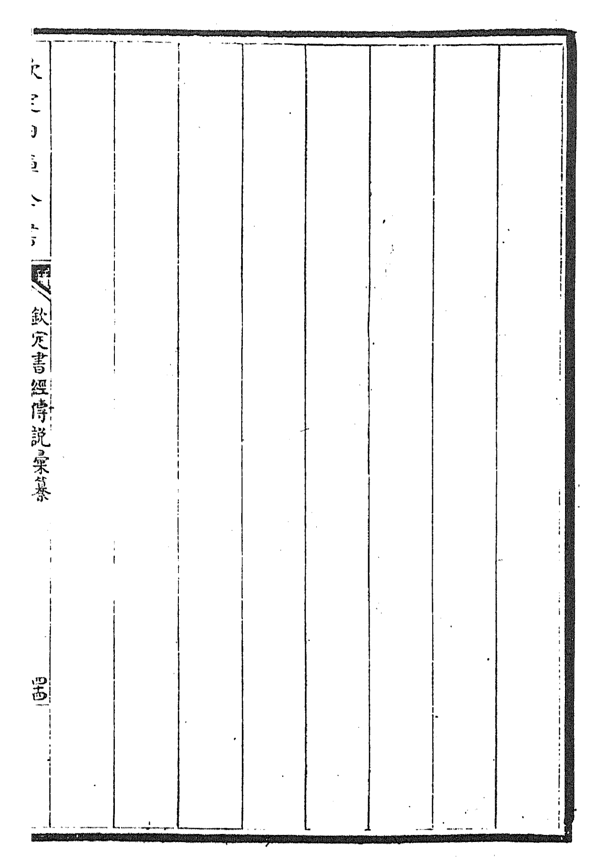
集傳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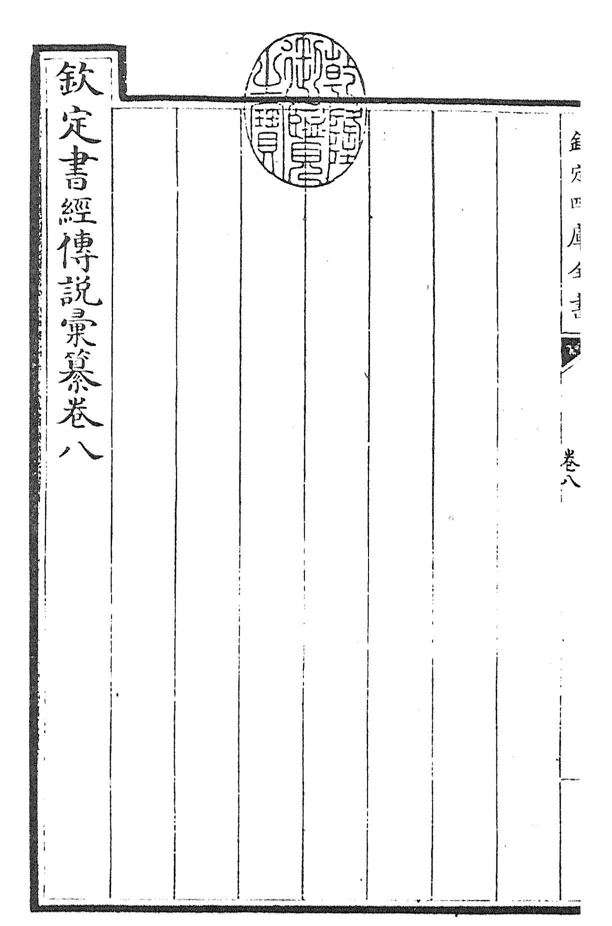
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集說林氏之奇曰上篇告之以汝克黜乃心而終篇則曰永肩一心蓋謂欲黜其傲上從康之心則在於施實德于民則能一心以事上矣私心去則義理自明義理明則物莫能奪而愛民之實著矣○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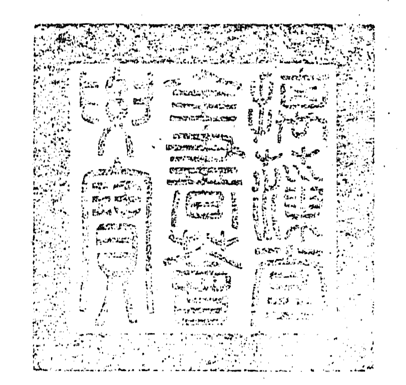
氏澄曰用敷布其德於民民永久守此一心而不變也始終不貳之謂一

總論呂氏祖謙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王氏天與曰三篇中皆有告臣民之辭蓋盤庚本意在誥諭胥怨之民而其中責臣之意尤重者以當時君民之情不通皆羣臣為之間也去其間而後君民之情通遷都之計定矣○蔣氏悌生曰上篇始有遷都之謀世臣不利故造浮言以惑衆愚民無知怨咨蠭起盤庚乃出教令大意皆責在位之人多示嚴刑以威之中篇臨行告諭大意在位既從下民如風行草偃不必示以威惟慮塗中寇攘竊發故特嚴刑以禁之下篇上下奠居勞事已過故統諭之皆撫綏之意上篇威多於恩中篇恩威並行下篇弛威崇恩此盤庚三篇之殊義也





欽定書經傳説彙纂卷八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貢生臣于飛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八十四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彚纂卷九

說命上

集傳說命記高宗命傅說史記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也名武丁以夢得說於傅險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葢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

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 林氏之竒曰此三篇蓋史官記髙宗得傅說與之反覆商較議論爲治之道與夫學問之大方而其文煩多故其策分爲三篇而有上中下之别○王氏樵曰案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出於當時而命有書自說命始其事既非常其言則大訓微言在焉夫子録之實與三謨伊訓相表裏非他篇比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集傳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案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朱子曰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孔氏安國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

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集說　朱子語類問諒陰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陰爲信默惟鄭氏獨以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曰所引翦屏柱楣是兩事蓋始者户北向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檐著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拄其楣架起其檐令稍高而下可作户也梁闇未詳古定制何如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說亦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時氏瀾曰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

懦闇弱冒中無所主而不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黙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説○金氏履祥曰謂之明哲者以高宗天資之不凡也知之固貴於行之故曰實作則命令之行乃作則之事也○申氏時行曰知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先天下而知者也明者方寸虚靈無一理之不具哲者察微知著無一理之不燭言具是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之人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黙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集傳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喻羣臣以不言之意言

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惟恭敬淵默（金氏履祥曰恭者敬身以處默者不言而思）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集說（程子曰夢說之事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問高宗往求說邪說來入夢邪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或言高宗於傅說

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托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朱子曰高宗夢傅說分明有個傅說在那裏高宗却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呂氏祖謙曰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恭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集傳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孫氏繼有曰追述其夢中所見而想像其形容曰象得其象而繪之則曰形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虢

之間地理今釋傅巖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之間即此處也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集說陳氏雅言曰天之生賢將欲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欲以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何氏孟春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墨翟書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賈誼賦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傅巖孔安國書傳說代胥靡以供食孔之所謂代緣墨之所謂傭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莊周書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非輕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

信況書只云築胥靡非經之所載也竊意伊耕傅築之云不過明其方賤苦力民間而成湯高宗能得之於畎畝巖穴耳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集傳於是立以爲相案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集說黃氏度曰古者冢宰猶是行有司之事相則師保也仲虺爲左相伊尹爲右相周召相成王爲左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集傳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王氏炎曰不曰諫而曰誨者蓋屈己以求教也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

人之言

集說胡氏一桂曰相業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爲第一義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於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王氏樵曰納誨而不朝夕亦難以奏功曰左右則無間曰朝夕則無時君德安得而不成乎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集傳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作礪使成器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蔣氏悌生曰金作礪望其朝夕有切磋琢磨之功使己德日修而至於成器濟川舟楫則澤及乎人矣大旱作霖則及天下如天地之功用非人力所可及所謂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集傳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

集說陳氏大猷曰相業莫大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之也沃灌而入之也如渴之沃漿神受心領而入之深也○陳氏櫟曰高宗命說之初已有渴救之意今

欲遂沃其渴教之心說果開誠心以進言高宗心心相孚必有如土受水之沃如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矣○劉氏應秋曰汝心啓則礪也舟楫也霖雨也各已致其相資之益我心沃則金也大川也大旱也各已得其默助之功矣輔德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哉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集傳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

孔氏穎達曰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

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集說時氏瀾曰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

也高宗慮說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即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猛烈則疾不愈也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暗而無所見者如跣足之人茍不視地即為物所傷葢高宗恐說視已為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王氏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集傳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黃氏

度曰同官爲僚使説表倡之○袁氏黄曰曁者下及之詞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袁氏黄曰率者循而弗違迪者蹈而無間以安天下之民也

集說陳氏雅言曰高宗於傅説不特望其以己正君而又望其曁百僚同心以正君者誠以君德之進退係乎羣臣之賢否苟小人衆則説雖賢亦無以獨成正君之功故欲其擇羣才以居庶職則道同德合庶能左右輔弼交修不逮以正其君然則正君之道當何如哉亦惟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而已夫成湯之創業垂統所以遺後嗣者至矣後世之君莫不遵守之故命説先之以俾率先王而後言迪我高后者與君牙所謂用奉若於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同也成湯之迹商之先王能迪

蹈之故欲其率先王以迪高后以康兆民則安民之道盡而匡君之道亦盡○孫氏繼有曰說之納誨者一而臣皆納誨則其輔益廣說之啓心者一而臣皆啓心則其沃益深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集傳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集說陳氏櫟曰即相亦惟終之意○王氏樵曰君德成則輔德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姚氏舜牧曰命朝夕納誨到迪高后康兆民此爲相業之終不如是其責未盡也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集傳荅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朱子曰引繩彈墨以取直喻后從諫明諫之决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集說陳氏雅言曰高宗託物以喻其意故傳說之復高宗亦託物以進其辭木之生豈生而皆正惟從繩則無不正君之德豈生而皆聖惟從諫則無不聖傳說於此將進其中篇陳戒之辭故先說此以廣其從諫之量高宗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傳說使反求諸己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呂氏枏曰言從諫者亦以美高宗堅其為善之志也於美之中而又勸焉者

此也○姚氏舜牧曰君曰欽予時命臣曰祗若休命是謂一敬相成

說命中

集說　陳氏櫟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從諫至此乃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惟說命總百官

集傳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也○林氏之奇曰高宗之於傅說信之篤任之專遂舉國而聽之使之代言政事其至誠之心上格於天下孚於民而其君臣同心同志相與孚契於一堂之上如股肱元首之相爲用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集傳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孔氏穎達曰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大夫以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集說楊氏時曰明王不以私智自用循天理而已所謂奉若天道也○陳氏雅言曰天生民而不能

以自治故立之君君奉天而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分地而居之分職而任之者非欲以天下奉一人惟欲以一人治天下焉耳○王氏樵曰天之化育萬物亦豈自用凡日月星辰雨露風霆皆所以爲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者也王者豈能以一人之聰明徧及庶物故以尊臨卑而事有統以下奉上而職有分○申氏時行曰天道以尊卑上下之自然者而言所謂天秩之禮也奉若者順天道之自然而制爲尊卑上下之禮也建邦是即四海之内而分建之有王畿有侯國設都是就一邦之中而分設之有大都有小都此分土之事后王君公所以樹之於邦者大夫師長天子諸侯皆有所以承之於都者此列爵之事惟以亂民者惟體統嚴而分守有定位序列而化理益周君以贊天臣以贊君凡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集傳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蘇氏軾曰未嘗視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也而聖人法之○呂氏祖謙曰高宗已造明哲之地若火然泉達故說欲擴充高宗之明哲必憲天之聰明而後已也○陳氏櫟曰憲天聰明則君與天一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有不容違者此四句因上文而申言之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

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集傳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集說朱子曰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

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乂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戎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撰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邪果有功邪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害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王氏炎曰此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傅氏元初曰言動命討四件機動於此而應在彼喜怒予奪發於一時而榮辱成敗關乎四海百姓四句皆是戒其輕而欲其重持以凝定而出乎精明也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

賢

集傳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孔氏穎達曰私昵謂知其不可而任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所以亂也○案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

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

集說 孔氏穎達曰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戒王使審求人絶私好也○呂氏祖謙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集傳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集說 王氏安石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葛裘雖善何施惟

未動審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干時而動非聦明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集傳自有其善則己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隳矣

集說黄氏度曰善與人同舜所以爲有君德也驕矜起於自私一己之善猶無以容之況能以天下爲度乎○王氏樵曰有其善者有自足之心也故己不加勉而喪其善矜其能者有自用之心也故人不効力而喪其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集傳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葺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集說林氏之竒曰此又戒之以預備於不虞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事也○王氏肯堂曰有備以事之末至言無患以事之既至言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集傳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己之非

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集說孔氏穎達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陳氏櫟曰啓寵納侮即女子小人近之不孫之意過而改之則無過矣恥過而作非則遂非而爲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集傳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集說林氏之竒曰自此以上所以為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葢言如上之所云當謹者其本則在於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居者有所主於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駁雜此其本也○馬氏森曰心者萬化之所從出也使心蔽於物欲則危殆不安而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矣故必安於義理之所止而無物欲之揺奪則大本立逹道行而政事之間無一不得其當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集傳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髙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傅說葢

因其失而正之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黷于祭祀是心術所澈故傅說舉以爲訓蓋祭惟稱於禮苟不稱於禮而以私意爲之數則過踈則不及皆非禮之中也黷而謂之不欽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也夫鬼神聰明正直享于克誠苟亂而非禮則鬼神豈享之哉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於事神爲易也○杜氏偉曰事神有歲舉之時先王酌天理之時宜而定之者也事神有品節之禮先王觀天理之會通而制之者也黷則將以敬之適以慢之將以治之適以亂之事神不亦難乎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集傳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

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集說 林氏之奇曰說既進其嘉謀嘉猷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凡數十言無非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其所以啓沃以成就高宗之德可謂展盡底藴而無餘矣高宗至是而聞其所未聞義理之悅於其心而無厭也則若飢之甘食渴之甘飲入乎口著乎心斷然以為可以行之而無疑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集傳髙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集說程子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固也然知之亦自艱如人欲往京師必是知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若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此知之亦難也○張氏栻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乎哉傅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非知之明哲者有此乎故君奭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之以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獲之耳此爲已知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真氏德秀曰忱誠也使高宗以誠爲主何患於行乎○陳氏櫟曰說意謂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必實見於行而後始不爲徒從也知對行言自傅說始發之而後致知力行爲萬世

學者爲學之法程

說命下

集說 馬氏廷鸞曰前篇訪以政事故說以政事對此篇訪以學故說以學對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集傳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叙其廢學之因而

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孔氏穎達曰於時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與民雜居

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脈推之非是

集說朱子曰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様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無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强得甘盤所以思

得大賢如傅說高宗若非傅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傅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為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黄氏震曰蘇氏之說非是此論精矣世人不喜其說者以暨厥終罔顯非所以言高宗也案蔡云高宗歴叙廢學之由而歎其學終於無所顯明其說亦本古注初非蔡氏自為之說且自言學罔顯而下文求傅說爾惟訓于朕志文義極順無可疑者若以為甘盤遯去而罔顯則上文既言宅于河又言自河徂亳蹤跡歴歴甚明豈得言罔顯邪且蘇氏雖以遯野為甘盤而小蘇氏作古史亦以遯野為高宗也○鄭氏曉曰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漢儒以為即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集傳心之所之謂之志陳氏大猷曰訓志猶云格心　邁行也黃氏度曰說以力行要高宗故高宗有克邁之言焉　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朱子曰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云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陳氏師凱曰麴酒母也糵牙米也　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

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王氏樵曰冏命交修乃羣臣交相弼正其君之意此專說傅說故取更互相濟之意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集說蘇氏軾曰麴糵鹽梅和而不同也○時氏瀾曰學問之道相需而成有傅說之教有高宗之聽故謂之交修言教學互相發明誠意相接也○陳氏經曰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謂患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王氏樵曰訓不於行事而於志此高宗知本之論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

集傳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説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説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説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集説王氏安石曰求多聞而不惟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矣○林氏之奇曰善待

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高宗既從容以問矣故說得以盡其聲也○朱子曰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傅說曰學于古訓至匪說攸聞蓋聖賢說出道理在裏必學乎此後可以有得○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呂氏祖謙曰學問之博貴有實用大而建立大經經綸大業彌綸大化至於贊天地化育皆所謂建事也此所謂有用之學否則所聞雖多亦奚以爲○真氏德秀曰大學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諸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

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傅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集傳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集說林氏之奇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學之欲有得者惟在於此二者遜志則功日以崇時敏則業

日以廣此誠爲學之大方○朱子曰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陳氏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凝惟允懷于此篤信不忘則來者積聚不散來如日知其所無積如月無忘其所能也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集傳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朱子曰學記引此亦只依古注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斆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

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孫氏覺曰德修罔覺董子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或曰受教亦曰斆斆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集說朱子曰惟斆學半蓋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

說己亦因此温得文義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真氏德秀曰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也○王氏樵曰自人己之分殊而言修身以上者學之事也齊家以下者教之事也學固居斆之先而未學固無可以爲教自大學之全功而言則自學者學之始也教人者學之終也斆實居學之半而凡教皆所以爲學學誠無終始可間也一念終始常在于學則厥德修罔覺何也葢家國天下之酬酢無非身心之實理自其體之以性分也而政事非粗迹自其體之以職分也而天下皆分內則其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孰不歸於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德之所修殆化其迹而不自知矣葢以事分之則有學有教以理言之則利用所以崇德而初無二也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集傳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王氏樵曰此法字乃法度之法或言爲學之準的非也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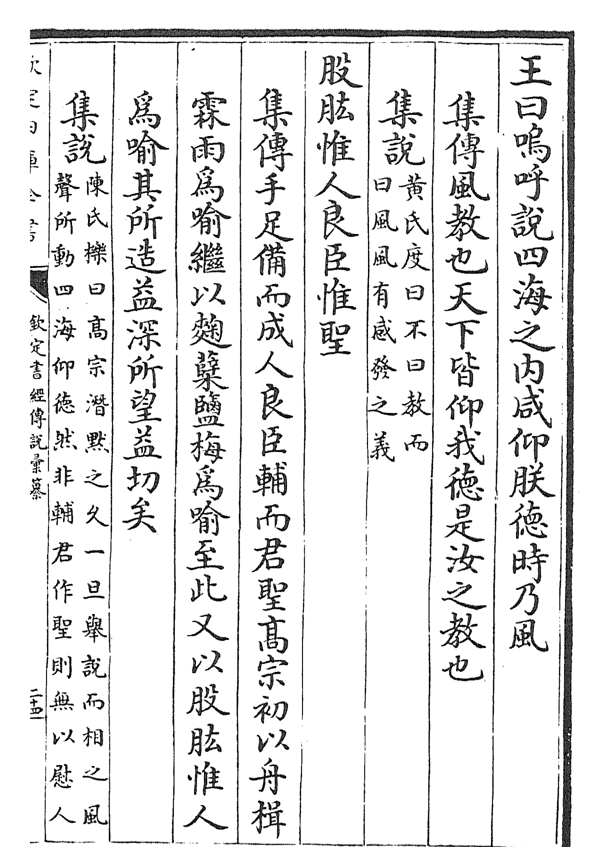
集說張氏九成曰欲高宗以湯爲法也○呂氏祖謙曰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盛矣皋陶惟曰罔愆而已○時氏瀾曰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矣復使之監于先王者蓋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王氏樵曰爲治孰非學中事謂成憲不關於君德固不可但監于成憲與上文學古

自是相對而言如夫子遠宗
堯舜之道而法則近守文武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集傳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集說 彭氏汝礪曰大臣以己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一相得其人則天下之賢兼收並蓄庶位皆得其人○陳氏大猷曰君莫大於務學進德相莫大於為君求賢○姚氏舜牧曰前篇高宗云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君知進賢之在任相也此云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說亦知相職之在進賢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集傳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集說黃氏度曰不曰教而曰風風有感發之義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集傳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糵鹽梅爲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集說陳氏櫟曰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說而相之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作聖則無以慰人

心之仰說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王氏樵曰此二句且泛論而望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堯舜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傅說繼之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集傳先正先世長官之臣鄒氏季友曰此章從孔氏訓正為長君牙文侯篇又訓先正為祖父桀詩雲漢禮記緇衣亦皆訓長保安也保衡猶阿衡孔氏穎達曰言

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作興起也陳氏經曰學于伊尹湯之爲聖乃尹興起而作成之也

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集說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之不及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林氏之奇曰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其所宅者至廣其所御者至衆其所學者不過學爲堯舜而已若高宗之學于

傳說其所謂堯舜之學矣○陳氏大猷曰尹在畎畝則欲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任之重如此說起版築爲相迹與尹同其自任不可不與尹同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集傳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於衆王氏樵曰對揚者以示必能踐此言之意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

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髙宗爲商令王傳說爲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集說

趙氏敦臨曰前言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今云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葢方求諫之時則貴乎廣故舉衆以稱之至於阿衡之事業則傅說當躬任其責故稱己以言之○朱子曰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髙宗之本意如此○陳氏雅言曰髙宗言令我而獲說則后得賢矣當與爾共治也說而遇我則賢得后矣當與我共食也以君臣相遇之難而見今日相遇之盛爾其克紹汝君於先王安斯民於永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責其臣也說於是拜稽首以致其敬君之禮而謂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任諸己也

總論 朱子曰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

高宗肜日

集傳 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史記曰有飛雉登鼎耳而呴祖己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林氏之奇曰其所訓析而爲兩篇其一篇逸於秦火者名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爲題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高堂氏隆曰大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雊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曰中

宗高宗興

也勃焉

附錄

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兼高宗名臣不聞祖己乃訓于王似告幼君書序大誤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爲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鄒氏季友曰案說命篇首稱王此篇首稱高宗史臣不應逆書廟號史記謂祖己諫于高宗時作書於祖庚時蓋亦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爲之說耳篇中絕無以前王戒後王之意且稱祖己曰者乃史臣之詞非祖己自作之書也此必祖庚肜祭高宗之廟而祖己諫之故有豐昵之戒詞旨淺直亦告少主語耳肜祭高宗而曰高宗肜日謂于高宗之廟肜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傅說而

曰惟說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多乃史氏立言之法也小序不察遂以爲高宗祭成湯後之解者又泥於小序雖馬氏稱昵爲禰廟蔡傳亦云非湯廟然皆未得其說故詳論之

案此篇首以廟號稱武丁故史遷謂其作於祖庚時而金履祥鄒季友並疑祖己之諫乃在祖庚非高宗也以其訓於王者似告幼君不似爲高宗言之耳以今觀之其有可疑者如乃曰其如台此天變不足畏之說高宗斷不至此不必以此陳戒也然蔡傳及諸儒定爲高宗而不云祖庚者因黷于祭祀云云傳說既以告高宗雖因商俗尚鬼而言亦自是高宗一病故以此篇屬之高宗耳然此若在高宗必初年事非晚歲進德而復勞祖己之訓如此也書作於嗣王時無可疑者既是追作豈必爲晚年事邪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集傳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孫氏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絶之意○林氏之奇曰肜之與繹事同而名異耳○馬氏森曰周頌絲衣繹賓尸也箋曰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雊雉鳴也於肜日有

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集說林氏之奇曰高宗祀豐于昵必敍于祖有缺而不備者賢臣祖己進諫于王而正救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書之所以作也○雉之爲禽飛鳴於郊野之外今乃于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環列於庭而倘佯於廟之鼎耳必其宗廟祭祀之事有不合於禮者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集傳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髙宗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于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集說孔氏光曰上天聦明茍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變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王氏安石曰祖考罔非天嗣祀有典不可豐救訓之使改所謂正厥事○申氏時行曰此祖己將欲訓王而私論如此葢凡事之失皆本於心茍非先格其非心事有不可得而正者矣不務民義而邀福祈命此非心也不知敬民而祀豐于昵此失事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

集傳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絶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

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為言者得其事宜五常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緫之也獨以夭壽為言者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人之所貪也○時氏瀾曰天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無私厚薄高下善惡皆合其宜即常理也理無偏全氣有厚薄降衷于民無非純粹至善之端受其氣者或永或不永非天夭之也○孫氏繼有曰直指禱祀祈年之意而以大義儆懼之此格心第一事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義字之義自見下云王司敬民所謂義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集傳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黷于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邪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天信命賞有義罰無義也正其德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王氏樵曰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於斯時恐懼修省側身修行以消變異猶恐其後其可曰孽祥其如我何而莫之省乎本爲雊雉進戒故此言孽祥之來乃上天所以譴告不可不思其故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集傳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孔氏穎達曰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

集說黃氏度曰人君誠能若天敬民皇建有極使五福均被則受祿于天而何用豐昵祀哉王者祭

天地祭山川祭社稷

宗廟無非為民者也

總論 陳氏經曰為雊雉訓王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未始指王而言辭不廹而意獨至矣○黄氏震曰高宗肜日而有雊雉之異祖己遂訓以天之於民降年永不永惟其義如何天既信其命令賞罰無差而民猶以為無如我何此民之愚也王之事天正此而已豐祀何益此肜日一篇之大旨

西伯戡黎

集傳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 地理今釋黎國今山西潞安府黎城平順二縣地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尚書云西伯戡黎是也 案史記文

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録其言以爲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爲近王圻之諸侯鄭云入紂圻內亦無文也○林氏之竒曰黎史記以爲耆大傳爲肌其音相近其君黨惡於紂與之爲不義而虐用其民文王既專征伐於是率師戡黎而勝之當是時諸侯助紂爲虐者多矣周人之德既及於黎國則天下之困於虐政者皆相率而歸之紂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朱子曰覸戡黎逼近紂都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問舊說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吕伯恭薛季龍以爲武王吴才老亦曰戡黎恐是伐紂時事二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

證據可

且闕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集傳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己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集說林氏之竒曰文王既爲西伯則西方諸侯之爲不義者其戡而勝之葢方伯連帥之職然也其於文王所以事殷之至德實未嘗失而祖伊之所以恐者非謂文王將有伐商之心也葢以黎之亡逆知殷之必亡民既棄殷而歸周則文王雖欲終守臣節而不可得此其所以恐而奔告于受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

集傳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絶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絶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絶於天耳

集說孔氏安國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時氏瀾曰自古觀興衰皆參之

以卜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天於後人未嘗無相助之心惟紂自絶其天命自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集傳康安

詩周頌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朱子曰康年猶豐年也

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絶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

沈氏漸曰典即五典民之天性不虞

故不迪

廢壞常法也

集說

林氏之竒曰夫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惟欲其富之教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

率典則君師之任兩失之矣斯民何頼焉○陳氏櫟曰書之言性此第三見葢謂人所受於天之性爲私欲所昏蔽而不能自省察也惟不自省察其天性是以不蹈廸率循乎典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集傳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孔氏頴達曰向望大聖之君欲其早伐紂也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

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商之覆亡固未易救然而賢人尚多先王之澤尚未泯紂苟能轉而之善則民之欲喪者將愛戴而懷歸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集傳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集說 時氏瀾曰天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紂乃曰有命在天乎真不知命者也○王氏肯堂曰我生雖承民棄來然謂有命在天則非輕民心之不足畏而且恃天命之不見

絶矣天人交棄而猶為自安之言此之謂罔有悛心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集傳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申氏時行曰即商罪貫盈之意乃能責其命于天邪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集說吳氏澄曰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集傳功事也葉氏夢得曰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

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

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總論呂氏枏曰自天棄至卒典言天怒也自民罔弗欲喪至不摯言人怨也詩不云乎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又不云乎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於是乎可以考周德之盛矣○郝氏敬曰孔子删書不序文王事殷之事而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夫子謂之至德也

微子

集傳微國名地理今釋孔安國傳微圻內國名寰宇記云微子城在潞東北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即故城也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孔氏穎達曰鄭康成以爲微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以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林氏之竒曰桀史記宋世家曰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而孟子則以爲紂爲兄之子則是微子者紂之叔父也此二說不同桀微子之命云殷王元

子使微子果是紂之叔父則不當以元子言之也故當從史記宋世家之言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集傳父師太師孔氏穎達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三公箕子也王氏肅曰箕子紂諸父○孔氏穎達曰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少師孤卿孔氏穎達曰周官以少師爲孤此言孤卿者孤亦卿也比干也家語曰比干紂諸父官則少師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厎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

功孔氏穎達曰致行其道遂其功業　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陸氏德明曰以酒爲凶曰酗　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亡形決矣猶曰商其不或能治正四方乎微子猶冀紂一旦悔悟不謂其果不能也○沈酗紂自爲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爲體視同己過以商家體統言之故總而言我亦不忍斥言紂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

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集傳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王氏樵曰互相倣效以自恣於法度之外上下容隱凡有冐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强凌弱衆暴寡方起讎怨爭鬬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于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

可深監矣

集說時氏瀾曰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為之法度以防閑之則邪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氾濫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鬬無已水決而橫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草竊姦宄而且好之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集傳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鄭氏康成曰其齊魯之間聲讀如姬記曰何居義與此同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

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顚隮隮墜孔氏穎達曰顚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集說陳氏經曰老成皆遁留者父師少師耳〇王氏天與曰讀微子之書者若以爲微子決然去之全身續祀未足見微子之心惟觀其愛君憂國傷時念亂彷徨躊躇就謀於一二同休戚之人而後微子之心始著〇陸氏鍵曰惟聖罔念猶不免狂況狂而可使其發乎如醉人使醉又何忌憚之有人之云亡邦家殄瘁至於老成皆去而國不可爲矣

附録

孔氏安國曰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欲遯出於荒野

案注疏以發出狂及遯于荒為微子自言後儒多從此推說蔡氏反之者其意以狂疾之發出於憂憤抑欝者乃負氣慷慨之士所有非可語於大賢以上之人也若箕子之佯狂則可然幽囚之餘事勢兩窮聖人不得已而行權耳下文吾家耄解云吾在家昏耄則添一在字於訓經之義例猶屬牽強未爲穩合不如作家耄指吾家老成人則紂之播棄黎老者多矣且微子之遯荒出自兩宗老之所詔更爲謀之周悉仁至義盡有合此不可旁貸者何必出自微子自謀而近於潛身遠害也弟注疏諸家之說亦不可盡廢故宜附著云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集傳此下箕子之答也孔氏穎達曰咨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也王子微子也孔氏穎達曰父師呼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集說王氏炎曰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言而答之○陳氏櫟曰紂之惡皆原於酒若天所使乃無

所歸咎之辭惟紂之沈酗方興而未艾下民化之無怪其爲敵讎亦方興而未艾也○沈氏澣曰箕子之荅甚有步驟惟沈酗故咈耈長咈耈長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讎斂于民節節相承可見罪源皆起于沈酗

乃罔畏畏咈其耈長舊有位人

集傳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耈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荅微子

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荅之

集說陳氏大猷曰沈酗昏迷故當畏者皆無所畏無畏則無所不至矣以下諸惡皆無畏所致○王氏肯堂曰罔畏畏泛指紂所行如謂己有命則不畏天謂祭無益則不畏神謂暴無傷則不畏民之類○來氏宗道曰不但耄之自遜而且咈逐之使遜其棄老成蓋有甚焉者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集傳色純曰犧孔氏穎達曰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

體完曰牷孔氏穎達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體全具也牛

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爲

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孔氏穎達曰將訓爲行謂盜者得行盜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集說時氏瀾曰宗廟犧牲牲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今商民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法度一切掃地可知此舉其大者言之也○秦氏繼宗曰用以容指有司則卿士之壞法亂紀在其中矣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集傳讎斂若讎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

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

集說孔氏穎達曰治民之官以紂暴虐務稱上旨重賦傷民民則以上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爲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吕氏祖謙曰君爲不善猶可諉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爲不善猶可諉其僚屬之大夫今上下俱惡如出一人㸃雖多何自

而詔告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集傳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

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荅微子淪喪顛隮之語

集說王氏炎曰微子不去殺身之禍恐不獨在比干尚何宗祀之可續乎故曰我乃顛隮○劉氏應秋曰上言己之義不可去見身輕於國也下言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見宗祀重於國也○顧氏錫疇曰商今有災四句是以事商之忠自許詔王子以下以存商之祀望王子微子尚有圖存之意而箕子但以存先祀為先事勢至此更無善後之論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集傳上文既荅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荅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案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經

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集說張氏九成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後世以死生爲重古人以禮義爲重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爲髙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爲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髙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朱子曰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

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亦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微子去卻易比干一向諫死箕子最是難處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

附録

王氏樵曰蔡氏之論當矣然僖六年左氏面縛銜璧之說亦傳之譌也不知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迪胡得有面縛銜璧之事乎面縛銜璧武庚事也非微子也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即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於微子而獨遺之耶若初克商時即得微子武王必有以處之必見於經矣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遯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

及武庚以叛誅而後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克商時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者亦謬也

案蔡傳別引左氏一段以見微子之去當在武王克商之後耳而王氏樵力辯面縛銜璧之說爲非其言亦反覆當時情事而斷之以理蓋左氏浮夸或有未盡實者而史遷特以爲據焉耳今因王氏說可存竝附著之

總論 董氏銖曰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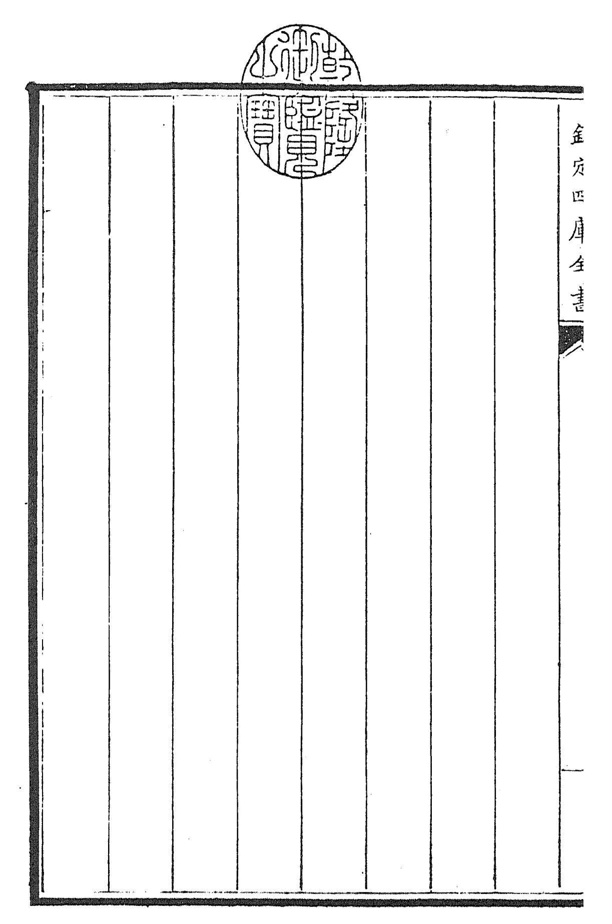
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以微子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孔子竝稱三仁或以此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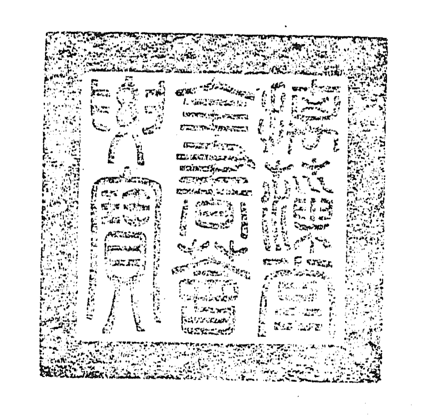
謹按第八頁前六行然則正君之道刊本則訛而

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注積如月無忘其所能也刊

本月無訛作無月今改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